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天台文類·天台法數
校釋

◎林鳴宇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

◎林鳴宇 撰

天台文獻・天台法華校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天台文類·天台法數校釋/林鳴宇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日藏佛教孤本典籍叢刊)

ISBN 7-5325-3924-5

I. 天... II. 林... III. 天台宗—文獻—匯編
IV. B94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9261 號

日藏佛教孤本典籍叢刊

天台文類·天台法數校釋

林鳴宇 撰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2.5 插頁 4 字數 27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50

ISBN 7-5325-3924-5

B·476 定價: 3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聯系電話:64063949

序

天台一宗，成於陳隋，中興於宋，其宗學匠，著書立說，林林總總，不計其數。《天台文類》、《天台法數》兩書，皆爲宋僧所集，然其名僅見高麗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而其書未傳久矣。敝邦金澤文庫所藏此二孤本，皆日本僧齋自宋地，傳鈔秘於武藏國稱名寺內。星移斗轉，七百餘年。世雖不存，此二本獨能傳世，何其幸哉。金澤文庫者，鎌倉時代幕府重臣北條一族所建，北條氏沒，文庫藏書由稱名寺接管直至近代，現爲神奈川縣管轄之歷史博物館。其所萃宋版《大藏經》，及鎌倉時代古書一萬三千餘冊，古今寫本書藏等，不可謂少。林君鳴宇，嘗至文庫，冀望余道：「將此孤本，注疏刊印，還復中國。」然此二書，並非完璧，《天台文類》，卅數年前，雖加整理，其曲高而義邃，未施點注乃付梓；《天台法數》，其爲鈔本，字跡魚魯混雜，甚難還其本來面目，以至束之高閣，少人問津。今日林君攜其箋本復至，或注或校，所見所識，詳勘各條淵源所在，頗盡其力。妙文不可久封塵埃，是之謂也。是二書之合刊，願諸方賢德快之朵頤，進而輔益斯學。又二書源自貴國，此度得以再版，不啻和玉歸趙，以林君探求眼力，使此天下孤本，再與余輩光明，可喜可賀，文庫同仁，亦此厚望，是爲之序。

日本國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文庫長

吉橋秀榮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吉日

解題

一、《天台文類》

第一、《天台文類》考證

高麗義天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第三卷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天台文類十卷 如吉編

這個如吉編的十卷本《天台文類》在十一世紀末就流傳到了海東。

金澤文庫所藏的《天台文類》，共八冊，宋四明沙門如吉所編，全名《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十卷，現存卷一（闕卷首部分，存十六葉）、卷二（闕卷尾部分，存四葉）、卷三（闕卷首卷尾，存四葉）、卷四（全，存三十九葉）、卷五（闕卷首部分，存二十四葉）、卷六（全，存八葉）、卷九（全，存二十四葉）、卷十（全，存十五葉）。蝴蝶裝，葉長九寸四分，葉寬六寸一分。左右雙邊，界線板心。半葉八行，每行十七至十九字不等，注文雙行，行二十三字。卷十末尾有刊工「丹丘王庸刀」等字樣。刊工王庸之名還見於同為金澤文庫所藏的智圓《涅槃經疏三德指歸》、《涅槃經治定疏科》、《法智遺編止疑書》等書。卷四、卷九有封面，並注「湛睿」署名。湛睿（一二七一—一三四六年）正是稱名寺第三代住持，此書原本為其所有。

《天台文類》卷十曾收錄於《續藏經》第一〇一冊，《續藏》雖然未註明底本，但《續藏》本錯字遠較金澤本爲多，極有可能是享保十年（一七二五）刊印的版本的翻印。此書古來中國失傳，日本也只流傳卷十，所以金澤文庫所藏的八冊宋版《天台文類》無疑是天下難得的孤本。

第二，《天台文類》佚文

案《佛祖統紀》卷十二《如吉傳》記載：

法師如吉，四明人。學廣智得其旨。見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節略成類，以行於世。（《大正藏》卷四九，頁二一七）

四明知吉是廣智尚賢的弟子，而廣智又是天台宗十七祖知禮的三大弟子之一，如吉曾參照前輩的記錄，再依照天台三大部編撰了類集。而這個類集應該就是《天台文類》。

如吉到底參照了哪些前輩的記錄呢？案《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記四明門下纂成十類》一文記載：

類集之興，蓋備學者看讀得其要。始者自仁首座，聽法智之講聞援引之多，遂錄其文，以成五類。續雪川岳公，居法智輪下，博學強記，足成其七。後得仙都聰師，鈔以爲十。又佛慧才公，重新增葺。復有吉公，再加銓次，於《玄句》、《止觀》，參以三大部記。洎《淨名》、《光明》等疏，並益以記鈔。其繁者削之，略者補之。首尾五師，修治方爲善本。昔廣智法師，嘗示衆曰：「類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學人探尋知其要意，失在忘其本文義勢起盡。文外當更推之，不可但謂祇此耳。」矧今之日，四方教肆，多尙點讀斯文。豈不失於元本，唯求枝葉者乎。但教典不有之處，或得於是。

庶可朝暮溫故知新，不唐學問也。果由此而識大略，固不當以椎輪爲貴矣。（《大正藏》卷四六，頁九一六）

可見，《天台文類》一書，前後五人經手，方得以成。知禮弟子自仁先將其師講義所引台宗著作的重要章節，編錄成五類。而曾是知禮弟子後來破出師門的仁岳，又編爲七類。由《佛祖統紀》編入《未詳承嗣傳》，並被稱爲括蒼聰法師的仙都聰師，再將之擴大到十類。此後知禮弟子淨慈慧才，又加修葺。最後才由知禮徒孫如吉刪繁補略，修訂完成。據《四明尊者教行錄》的編者宗曉（一一五一—一二二四年）稱，這篇紀文其實就是古板《天台文類》的序文。金澤本《天台文類》雖然缺少文首部分，當可據此文補之。

這十大類的內容，又是如何區分的呢？由於金澤本缺少文首的目錄，其大概甚難了知。所幸的是，在七十多年前，日本學者淨土宗僧侶惠谷隆戒在其論文《關於金澤文庫現存之古逸書》（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七年，一九三四）曾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即金澤本《天台文類》缺少的部分文葉（具體數量不詳），其實爲東京淺草神社司柳瀨福市保有！據惠谷介紹，柳瀨保管的部分，有標明北宋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八月的序文以及《天台文類》的目錄。惠谷甚至還抄錄了一部分目錄，內容如左。

重編天台諸文類集標目

諸文經體類第一卷

諸文經王類第二卷

諸文被接類卷第三

天台文類・天台法數 校釋

諸文壽量類第四卷

諸文觀法類卷第五

諸文教證類卷第六

諸文隨緣類卷第七

諸文四土類卷第八

諸文二空類卷第九

諸文習氣類卷第十

住持傳教比丘 充憲 助官券肆十阡

比丘 師梵 助官券壹十五阡

僧衆 助錢貳拾貫足

幹緣比丘 良阜

丹丘王庸刊

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卷第一

四明沙門 如吉 編

山陰沙門 充憲 校證

皇宋端平丙申太歲六月

吉日刊工 台州白蓮流通

這段文字，說明此書重刊於南宋端平三年（一二三六），而且附有詳細目錄。只是可惜惠谷未能多抄一些，造福後生。

柳瀨福市所藏的部分，近數十年未見問世，現在已經不明下落了。而惠谷的這段抄錄，也因無法參看實物對證，所以未被收入本書正文，僅作為參考列於解題。

第三，《天台文類》緒餘

金澤本的這部宋板《天台文類》，雖是坊刻，但體式工整，鐫印清晰。而其內容涉及宋代天台基本教義，較之名相類辭典，其更可稱為資料彙編。十個課題，分門別類，導引初學天台者入門。而其引發的教義問題，也由後來的與威《復宗集》，可觀《山家義苑》、《竹庵草錄》，善月《山家緒餘集》，普容《台宗精英集》等加以繼承。而善月的另一著作《台宗十類因革論》更是宗襲此十類分法，並參以己意，就宋初天台內部爭論所引發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詮釋和判析。

由於《天台文類》失傳甚久，少為人知。直到一九七九年，在納富常天（時為金澤文庫學藝課長）的總括指導下，鹽入良道（時為大正大學教授）以及池田魯參（時為駒澤大學助教授）、多田孝文（時為大正大學講師）、高橋秀榮（時為金澤文庫學藝員）等，才對金澤本《天台文類》作了初步的整理，並冠以《金澤文庫資料全書——佛典第三卷·天台篇》之書名，由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出版發行。但由於並未標點及校注，只是作為一個基礎資料被公諸於眾。然而此後二十多年來，無論在文獻學、佛教學，這部宋板《天台文類》卻依然未得到更多的重視。望能藉此合刊出版，引起學界同仁注視，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現。

二、《天台法數》

第一，《天台法數》考證

日本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所保管的古書中，存有一部首尾殘缺的抄本，既無著者的名稱，又無抄錄者名稱和抄寫年代。由於抄寫筆跡潦草，又是殘本，長年以來，未為學界所重視。這個抄本，現存四卷。分別是第二卷（闕卷首部分，存十五葉）、第三卷（闕卷首、卷尾部分，存五十葉）、第四卷（闕卷首部分，存三十七葉）、第五卷（闕卷首、卷尾部分，存十九葉）。

因第二卷的末尾標有「《天台諸乘法數》卷第二」，以及第四卷的末尾標有「《新雕諸乘法數》卷第四」的尾題，這個抄本的原名應該是《天台諸乘法數》（或者《新雕諸乘法數》，以下簡稱金澤本）。另卷四的末尾還有這樣一段識語：

嘉興縣思賢鄉弟子許三雕板一面亡考許一郎亡妣錢六娘子

從這段記載，至少大致可以瞭解這個抄本是按照中國撰述的刊本而抄錄的。「嘉興縣思賢鄉」這個地名也非虛設，略查現存已知的地方志可以發現，在元人單慶、徐碩所撰的《至元嘉禾志》卷三中也有一個地名。

若從這個抄本的內容來判斷成書年代的話，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裡面只是一些佛教帶數名相的簡要說明，無有一處年代記載。而唯一可以作為判定基準的祇有原編者所引用的書目。抄本中曾不斷

引用《索隱記》、《西資鈔》、《助宣記》、《發軔鈔》等著作的內容，雖然這些著作都已經失傳，但其作者卻還是有案可循的。原名《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彌陀經疏西資鈔》的兩書，為宋初天台僧侶孤山智圓（九七六—一〇二二年）的作品，而原名《遺教經疏助宣記》、《金剛般若經疏發軔鈔》的兩書，同樣是宋初的天台僧淨覺仁岳（九九二—一〇六四年）的作品。可見這個抄本的原書當於十一世紀中後葉以後完成。

然而，南宋修訂完稿的天台宗史書《釋門正統》以及《佛祖統紀》並未提到這部《天台法數》，其他諸種宋代天台的著作中亦沒有這部書的記載。亦由於缺乏可信的根據以及未對其內容作深入調查，更甚至可能是早早失傳等的緣故，以致後世中日兩國種種佛書目錄都未收錄此書，所以號稱古今天台宗著作之最大級目錄——日僧涩谷亮泰編《天台書籍綜合目錄》亦不見此書。而作為保管收藏單位的金澤文庫，也祇是將其作為一般的日本鈔本，一直未認定為中國撰述的天台文獻。

所幸的是，高麗僧統義天（一〇五五—一一〇一年）在其所著《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第三卷中留下的這樣一段記錄：

《天台法數》十卷 智親編

智親是何許人、何等經歷，僧傳沒有絲毫記載，但按照義天在《新編諸宗教藏總錄》中的著作排列，即將智親與仁岳、尚賢、慧才、繼忠、如吉、元淨等四明知禮、慈云遵式之徒子徒孫同列的編排，至少智親與他們是活躍在同一年代的事實基本可以確定。

義天的這條線索明確了書名和卷數，這與金澤文庫保管的抄本是否相一致呢？首先，是書名略微不一致的問題。案《新編諸宗教藏總錄》中所收書名，略稱占多。如同樣為金澤文庫所保管的《重編天

台諸文類集》，在《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就被稱爲《天台文類》，其他更是不勝枚舉。所以書名稍異，應無大礙。而金澤本的「新雕」二字，也說明此書在當時有一定知名度 and 流通度。第二，是卷數的問題。義天的「十卷」是怎麼分的？案明代洪武年間刊刻的十一卷《賢首諸乘法數》的分法，即以數字分卷，從「一」至「十」各一卷，「十」以上爲一卷。而金澤本的分法也是數字分卷。既然義天標明「十卷」，其按數字分卷的可能性極大，也進一步說明義天提到的這個本子和金澤本應有著密切的關聯。

金澤本又是如何被傳抄到日本的呢？這裡不得不提到金澤文庫的前身稱名寺。金澤文庫現存的大多數宋傳文獻，基本都爲稱名寺的人宋僧人於十三世紀末以及十四世紀初攜帶歸來。當時的鎌倉幕府崇尚禪宗，寺院僧侶與中國僧人交流頻繁，以致無形中積累了大量的中國撰述的佛教書籍。

金澤本的抄錄者到底是誰？從其幾處抄寫的筆誤以及修正內容來看，日本人抄錄的可能性較大。具體的抄錄者名，現階段雖很難斷定，但金澤文庫所藏抄本上千，祇要一一核對筆跡，抄錄者的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解決了這個問題，至少可以推定出抄寫的年代，以便確定其是在中國抄錄還是在日本被抄錄。

如前所述，金澤文庫的這部《天台法數》的孤本，極可能是作成於宋初，並爲高麗僧以及日僧傳至域外的佚存書。

第二，《天台法數》緣起

何謂「法數」？從狹義講，應是帶數的佛教用語。法數類書籍的大部分都是以數字順序作排列，也有一部分以內容項目的區分作排列。而法數書的目的，大多是爲了便於初學者記憶而作。

中國撰述的佛教典籍中，淨影寺慧遠（五三—五九二年）所編的收錄有二百二十二項內容的二十六卷《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卷）可稱爲最初的法數書。其次應該是天台智顛撰寫的《法界次第初門》（《大正藏》第四十六卷）。此書爲智顛在天台山修禪寺所著，其原計劃以七卷三百項完結。但不知是何原因，先將最初的三卷付梓流通。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都是三卷六十項，並非智顛原計劃的七卷三百項。金澤本現存的約四百四十一項名相解釋，其中有十項標明了引自《法界次第初門》。到了唐代，《一切經音義》作者法琳的弟子李師政曾編有一卷《法門名義集》（《大正藏》第五十四卷），其中有一百十八項名相解釋，也收錄了部分天台宗的說法。此後，宋代律僧懷顯於紹聖元年（一九四）編錄三卷《律宗新學名句》（《續藏》第一〇五冊），其包括的近七百項解釋中，因與金澤本的作成年代接近，存有一些比如「四土四韋陀」、「五無間」等後世失傳，並祇與金澤本相一致的解釋。元代元統二年（一三三四），合肥僧人寂知道人可遂編輯一卷《藏乘法數》（私藏應永十七年本，京都大學谷村文庫亦有收藏），收錄有三百九十餘項名相解釋，其序稱宗密爲祖師，極可能可遂是華嚴宗的僧侶。因該書的構成及名相解釋與金澤本大異，很難認爲其在編輯過程中曾參照過《天台法數》。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華嚴宗的姑蘇僧人行深爲了復原失散的舊本《賢首諸乘法數》，編撰了十一卷《賢首諸乘法數》（私藏寬政十二年本），其在引用天台教義詮釋時，基本不記出處書名，僅稱「天台」、「台宗」、「台家」，說明其是一部華嚴立場的法數書。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天台宗的會稽沙門圓澹編撰了四十卷《教乘法數》（私藏寬文十年本，嘉興《大藏經》亦有收錄），其序稱，可遂的《藏乘法數》太過簡要，而行深的《賢首諸乘法數》又厚華嚴而薄天台，由此新作此書以示台宗教義。圓澹所作此書的構成與內容與金澤本《天

《天台法數》的差異頗大，似乎也未參照《天台法數》。同樣由明僧寂照編撰的六十八卷《一代經律論釋法數》（私藏萬治元年本），是現存最大規模的法數類專著，其錄有包括外典在內的近五千項解釋。該書所錄的第一項「起教佛祖」，採用了行深「賢首諸乘法數」的第一項，而第二項「一心」則採用了可遂《藏乘法數》的第一項，此外在詮釋天台教義時，則基本按照圓濶《教乘法數》的內容。嘉興《大藏經》中還收有一部由一如等人編撰的五十卷《大明三藏法數》，相較《一代經律論釋法數》、《大明三藏法數》收錄的名相僅為其四分之一，且雷同之處相當之多。因兩者著述年代均為不明，其相承關係還待今後考證。

前記諸種法數著作，與金澤本《天台法數》有著直接關係的為《法界次第初門》。而《律宗新學名句》因有部分後世未傳的解釋與之相同，著述年代又相對接近，可能存在間接的參照關係。此外元明代的諸著不僅從未提及《天台法數》，且在名相解釋上也存有較大差異，《天台法數》這部書，在元明代可能已經失傳。

第三，《天台法數》拾遺

日本金澤文庫的這部殘本《天台法數》，共存有包括圖表在內的四百四十一項說明，其中「二」字部六十八項（第二卷）、「三」字部二百十五項（第三卷）、「四」字部九十七項（第四卷）、「五」字部六十一項（第五卷），其內容的大部分，秉承天台宗的傳統教義，也有一部分引用了智圓、仁岳等的新說。在對其進行整理的過程中，以下兩點比較耐人尋味。

首先是，宋代的四明知禮（九六〇—一〇二八年）所著《金光明經文句記》與孤山智圓（九七六一—一〇二二年）所著《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的引用關係。《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完成於一〇一八年，《金光

明經文句記》則直到知禮命終的一〇二八年還未全部完成。《金光明經文句記》在其序文中稱：

「仍採孤山索隱中俗書故實，用爲裨助。庶覽者不以事相之闕情，但思理觀之爲益。」

對於知禮公稱引用智圓書中俗典內容的這段說法，知禮的曾徒孫神智從義在其著《金光明經文句新記》中作過如下猛烈批駁：

四明記潛用孤山大小法門何止一處，而於序中乃云，借於孤山《索隱記》中俗書，以爲裨助。庶不以事相之闕情，但思理觀之爲益耳。豈非內心抑他長致使秉筆前後矛盾。況大宗匠，內明三學，外曉六經，儒釋兼通，方順開化。豈大師所說有涉於儒宗而傳弘者，棄之不習邪。（《續藏》三一冊二九一葉右）

由於《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早已失傳，它的內容不得而知，而從義又是宋代天台的異端人物。向來此段記錄，多以爲是從義的無理謾罵。

然而金澤本《天台法數》所錄的「二解脱人」、「二種性義」，皆注明引自智圓的《索隱記》，這兩項解釋也同樣見於知禮的《金光明經文句記》，祇是知禮並沒有明確提到其爲智圓的說法而已。由此可知，從義的批駁並非無中生有，知禮的《金光明經文句記》不光是採用了智圓的俗典說明，在佛教教義的詮釋上也有參照智圓的可能。

其次，是法相宗對宋代天台宗的影響。唐代法相宗慈恩撰《法華玄贊》，雖被天台六祖湛然《法華文句記》隨文論破，然法相一派攜玄奘新譯經典之聲威，新創了大量教義名相。其對唐代以後佛教教義變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永明延壽（九〇四—九七五年）所著百卷《宗鏡錄》中，曾摘錄多處法相教義。而金

澤本《天台法數》也同樣，有近十分之一的內容涉及法相唯識。而古來對於法相宗傳承的記載資料多限於北地，法相宗在南方傳播的記載也多在宋王朝南遷以後，《天台法數》的這些法相唯識名相的記載，至少作為北宋時代法相宗所具影響力的佐證還是有其一定意義的。

土山寺藏書經部四部類

法相宗經部中七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法相宗論部中十部

論有三名

- 一者漸教即隨他意語
- 二者頓教即隨自意語
- 三者不定觀隨自他語

相宗三種量

- 一有時 一曰金華經
- 二者時 一曰華嚴若經
- 三不常有時 陰經東初大業

- 三者不難此云九故
- 二本文云別判解脫故
- 一既凡此云律亦名風故

律有三名

三法觀對三語

- 一者漸教即隨他意語
- 二者頓教即隨自意語
- 三者不定觀即隨自他意

慈恩三時教

- 一有時 一曰金華經
- 二者時 一曰華嚴若經
- 三不常有時 陰經東初大業

相宗三受境



三觀兼外道

- 一者非陀外道明四華陀典
- 二者神道外道係四神八定而起
- 三者神道外道難石列難大折難火風此常見

相宗三種身

